春秋經傳比事

春秋經傳比事卷二十

閩　林春溥　鑑塘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壬辰○曹靖公路元年**春王**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穀梁曰此其大夫其曰人何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

人於魯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

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國語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殁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后稷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曰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

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

榮駕鵞曰君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穀梁曰雩月雩之正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之雩之正也是月不雨則無及矣

立煬宫穀梁曰立者不宜立者也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宫

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二年癸巳春王正月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穀梁曰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三年甲午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

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
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作枝
冬盟于郯脩邾好也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
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
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
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
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

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國語鬭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不亡何待

四年乙未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公羊作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羊作浩油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

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
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
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羊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公羊曰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秋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公羊作圄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公羊曰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公羊作伯莒穀梁作伯舉楚師敗績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楚囊瓦出奔鄭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

我用華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庚辰吳入郢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

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人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穀梁曰以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謂之吳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

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

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附錄竹書漢不見於大

五年丙申○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公羊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於越入吳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

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不狃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

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文伯）及秦遄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

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芉季芉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丁巳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公羊作遫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衞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叔孫何忌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

亂丁閏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
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祁公羊作祈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
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
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
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
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
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
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冬城中城穀梁門城中城名三家張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公羊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戊戌春王正月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

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紀春王正月公侵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至自侵齊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

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

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

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

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

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

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

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三月公至自侵齊穀梁曰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史記年表公如吳吳留之因死吳

晉士鞅公羊作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

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穀梁曰貴復正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盜竊寶玉大弓 公羊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

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林楚公羊作臨南虞人以鈹盾夾之公羊曰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公羊曰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弒不成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季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鄭駟歂（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庚子）（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樂溷）謂桐門右師（大心）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

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駟歂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公羊無伯字蠆作囆

得寶玉大弓公羊曰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

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

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辛丑○鄭聲公勝元年○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公穀並作頰下同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

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穀梁曰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齊世家曰是歲晏嬰卒

公至自夾谷穀梁曰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穀梁有之字田史記曰景公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羊作圍費

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

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羊作池下同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羊速作遬安甫作鞌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合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公穀並有宋字）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爲之請（傳與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連文）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附錄（史記年表[illegible][illegible]見）

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癸卯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隳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隳郈帥師隳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仲由為季氏宰將隳三都於是叔孫氏隳郈季氏將隳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隳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公羊作晉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附錄（史記年表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十有二月公圍成（穀梁曰非國言圍大公也）公至自圍成（穀梁曰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將隳成公斂處父謂孟孫隳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三年（甲辰）春齊侯衛侯（穀梁無衛侯）次于垂葭（公羊作垂瑕）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晉荀寅[illegible]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涉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 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此

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薛弒其君比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有四年乙巳○越王句踐元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公穀並作晉趙陽公羊作趙鞅出奔宋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公羊作公子）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公羊作牄）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醉李）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羊作堅）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

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

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丙午○吳夫差元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穀梁曰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穀梁曰高寢非正也）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公羊作軒達下同）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羊作蘧蒢）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公羊曰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姒作弋下同○傳曰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辛巳葬定姒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春秋經傳比事卷二十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二十一

閩 林春溥 鑑塘

哀公上

○名蔣定公子益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丁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

國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

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國語又作諸稽郢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

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國語曰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語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

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國語曰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又曰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諫王弗聽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又曰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

餼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君有三年之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穀梁曰志不敬也夏四月辛巳郊穀梁曰不時也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

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檀弓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使行人儀問曰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圄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

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附錄 竹書晉青虹見

二年戊申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公羊作栗 鄭

師敗績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斷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

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還墓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己酉○衛出公輒元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穀梁曰此衛事

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衞者子不有父也

三年春齊衞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公羊曰此皆毁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

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羊作開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〇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肥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

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其劉祝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史記曰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附錄竹書洛絕于周

四年庚戌○秦悼公元年春王二月公羊作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

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作蒲社○傳曰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衞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辛亥○蔡成公溯九年春城毗公羊作比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吉射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

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公羊作處臼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公羊曰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

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子產子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壬子○齊安孺子荼元年春城邾瑕公羊作邾婁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史記曰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

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逐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

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
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
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
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
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
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
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
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
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

由己卒常可矣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羊作舍○穀梁曰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陽生正荼不正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

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公羊曰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

可也使毛遷孫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癸丑○齊悼公陽生元年○楚惠王章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

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秋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

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鄟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公羊曰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滅之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

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輒也)病之王問於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夏齊人取讙及闡 公羊作僤○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歸邾子益于邾穀梁曰益之名失國也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

子使大宰子餘卽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

奉大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國語

曰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

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

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

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

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

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

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且逆季姬以歸

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

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一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 乙卯（一）杞閔公 [illegible]元年

（八）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

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即[illegible]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趙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

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丙辰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毁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夷公羊作寅

秋葬薛惠公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丁巳○齊簡公壬元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

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務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史記曰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羊作袁）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

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

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國語曰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大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故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
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
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
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
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
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
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

酒遂聘之生悼子大叔疾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衞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衞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史記曰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國語曰仲尼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不度於禮而貪

言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附錄竹書洪絕於舊衞

十有二年戊午春用田賦穀梁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葢吳女也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會吳于橐皐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

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鄖公羊作運

吳徵會于衞初衞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衞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衞侯會吳于鄖公及衞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衞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衞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

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公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

莒十二月鄭罕達救莒丙申圍宋師傳在十二月螽之後

冬十有二月螽公羊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己未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

夏許男成卒公羊成作戍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國語曰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國語曰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𢾅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

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閒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

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有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鞅許諸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

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
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
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
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
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
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
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爲
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
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
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

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吳及越平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羊作彄

十有二月螽

春秋經傳比事卷二十一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二十二

哀公下

閩　林春溥　鑑塘

十有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杜註曰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並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闞止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

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

有私焉串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巢不可

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
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
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
子對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
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
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
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
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
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
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附錄竹書城頓丘

十有五年辛酉○齊平公驁元年○衛莊公蒯聵元年春王正月成叛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

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其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茍或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

不可知也若善會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

心君若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
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衛公孟彄出奔齊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
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
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
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
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
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
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
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
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

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附錄　宋世家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

言三發或宜有動於是彼之果徒三段

十有六年壬戌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禮祭統引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論孔悝之鼎銘也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

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即建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

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
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
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
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
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
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
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
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
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
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

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子西子)爲令尹使寬(子期子)爲司馬而老于葉

衞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衞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

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卿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癸亥）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國語曰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

不戰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我遂踐其地若不戰而結
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歸設而
父母之世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擇子之所欲歸者
一人有眩瞀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
命者歸於是人有致死之心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
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
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
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
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
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
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
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
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
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
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
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

伐衛末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公孫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

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

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

人曰欒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
非我爲子欒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
右師則老矣不識欒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甲子○衛君起元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
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子國如志何卜焉使帥師
而行請承佐王曰寢尹吳由于工尹薳固勤先君者也三月
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
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
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

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〇十九年乙丑〇衛出公輒後元年〇秦厲共公元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〇二十年丙寅〇周元王仁元年　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

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歡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子曰宜哉

○二十一年丁卯○晉出公錯元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戊辰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國語曰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

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
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
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
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天年夫差辭
曰天既降禍於吳國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孫何
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
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又曰居
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師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
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
蠡進諫曰臣聞得時弗成天有還形今君王不斷其忘
會稽之事乎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
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
不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
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
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雄請反辭於王范蠡
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
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
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
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
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
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
越世家曰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已平吳乃以兵

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二十三年己巳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庚午○蔡聲侯元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

爲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
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春王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
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
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
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
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
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
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
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

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公孫彌牟請逐揮文子子之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附錄 竹書晉澮絕于梁 丹水一日三絕

○二十六年 壬申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 舒 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

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

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

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樂茷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公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

方其順之若𢔁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附錄竹書齊人鄭人伐衛

○二十七年癸酉○周貞定王元年○衞悼公黚元年○宋昭公得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

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魯世家曰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

附錄竹書於越徙都瑯琊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

而喪之

春秋經傳比事卷二十二終